阿拉宁波话

有佬儿子甩差鱼

赵淑萍

宁波话中的“佬”字，情感色彩很丰富，可以含褒贬，也可以表戏谑。

比如，骂人“花佬儿子”，就是说这人祖上不正经。叫人“赤佬”，是骂人不务正业。民谣里有“九曲巷弄赤佬多”的话，那是对地位低下的闲散人等的蔑称。“今天碰上个赤佬”，是说自己撞了霉运。当然，亲昵地笑骂也是有的，比如叫孩子“小赤佬”。如果形容人蠢笨，就叫“笨贼佬”。形容记性差、健忘的人，是“忘事佬”。真心夸人时，“大好佬”形容人物出类拔萃，而贬人时，就有讥讽之意，调侃其摆架子、充阔气、自以为了不起。“佬”还有中性的用法，表示贫富，“有佬”指富人，“呒佬”指穷人，并由此扩展出“有佬人家”（富裕人家）和“呒佬人家”（穷苦人家）。

“有佬儿子甩差鱼”说的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钓差鱼，形容一种无所事事、漫不经心的态度。为什么有这层意思呢？首先我们来说说差鱼，这是一种淡水鱼，鱼小，刺多，经济价值不高。在宁波话里又叫差鲹鱼，因身体扁长，形似柳叶，也被叫作“柳叶鱼”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孩子们钓来差鱼，小的喂猫，稍大的放在饭镬的羹架上蒸，然后蘸酱油吃，也算一道菜。鱼虽然小，但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后来日子好过了，差鱼就被拿来红烧或者油炸。曾经，读冯骥才先生的《好嘴杨巴》时，思忖文中提及的“熬小鱼”是不是指差鱼。查阅资料后，发现并不是，因为“熬小鱼”用的是小鲫鱼或麦穗鱼之类。后读严歌苓的散文《母亲与小鱼》，又觉得文中母亲炸的小鱼很可能就是差鱼。

这种鱼敏感、机灵，但实在是馋得很，一听到水面有动静，就以为有人来淘米、洗菜，瞬间围聚过来，想啄食碎屑。所以钓这种鱼，不必像钓鲫鱼那样凝神静待。夏日，我们到河埠头，把脚伸进水里，“扑腾扑腾”地捣鼓出动静。这时，差鱼就会成群过来。孩子们钓差鱼，用的鱼饵无非是冷饭粒、淡包屑或者苍蝇，几个河埠头转一圈，往往就能满载而归。钓差鱼这件事很轻松。因为两脚伸入水中，就有“汰脚差鱼”或者“荡脚差鱼”之说，用来形容人悠闲、无负担。窃以为，“荡”这个词更形象，让人想起脚在水里荡来荡去的动作。在宁波，形容一个人有闲又有钱，有“脚荡荡，饭冷冷，还有铜钿好放生”的老话。荡脚，安逸舒适的样子；热饭上来，因为不急着赶工，可以凉一会儿再吃；有余钱可以去放贷，用以生小钱。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。

钓差鱼，一见鱼咬钩，就猛地挥动细长的竹竿，让丝线在空中潇洒地画一个圆弧，然后伸手抓鱼就是了。“有佬儿子甩差鱼”，钓上固然好，没钓上也没关系，没有很强的功利性。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生计的压力，钓差鱼也就图个好玩，对于结果，抱无所谓的态度。

宁波还有一句老话，也是关于差鱼的，“桥倒压不煞差鱼”。这话可以有多重理解。桥倒塌，对于行动迟缓的大鱼可能是灭顶之灾，却压不着灵活的小差鱼。另一层意思就是大事件牵连不到小人物。小人物自有其安身立命之道，不站高处，不凑热闹，不把自己搁在是非的正下方。小有小的活法，轻有轻的躲法。宁波滩簧《卖橄榄》中，一边是时局动荡，一边是小人物卖橄榄、编段子揶揄自己。

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，饭桌上少不了海鲜，我反而经常想起童年的小伙伴在河埠头荡脚钓差鱼的场景。有人钓，有人笑，家里的猫看着我们，尾巴一卷一卷的。那真是快乐无羁的好时光。

两位宁波人成就一部《剡录》



嵊州市方志馆。

道老古

丹虹　文/摄

有道是，方志一邑，文脉千秋。某日，走进嵊州市方志馆，引发我探究之心的是一部《剡录》。

《剡录》作为宋代名志，不仅是嵊县（今嵊州）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，更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其首创的“县纪年”体例开志书记载地方大事及书目之先河，保存了大量唐以前的佚文。这些内容我之前有所了解，而这次令我格外关注的是卷首序言中的两位人物——一位是《剡录》的编撰者，他在自序中署名为“鄮人高似孙”；另一位是当时的剡县令，他为此志作序署名“鄞人史安之”。总之，他们都是宁波人。

800多年前，两位宁波人是如何合作为异乡修成了堪称浙东方志样本的《剡录》的？

先说高似孙。他字续古，号疏寮，南宋淳熙十一年（1184年）进士，为南宋著名学者、文人，在目录学、方志学领域贡献突出，他的擅长与家学有关。其父高文虎，字炳如，系礼部侍郎高闶从子，曾长期参与修撰国史，累官至翰林学士，《宋史·列传》称其“闻见博洽，多识典故”。高文虎娶剡县周氏为妻，于庆元年间迁居此地，为剡南高氏始迁祖，建玉峰堂于金波山明心寺东麓，内设秀堂、藏书寮、雪庐等。高似孙颇具父风，博学杂识，著作丰富，曾辑集《经略》《史略》《子略》《集略》《骚略》《纬略》六种，又有《剡录》《砚笺》《疏寮小集》《剡溪诗话》等。

关于修《剡录》，高似孙在自序中写得很清楚：“史君尹剡，访似孙录剡事，剡始有史。”就是说，县令史安之拜访高似孙请他撰写《剡录》，之后剡县才有了方志。

从嘉定甲戌（1214年）高似孙自序，到嘉定乙亥（1215年）刊印时史安之作序，前后间隔约一年，修志进展可谓神速。当然高家有藏书、有谱、有先贤文献，又居剡县熟悉环境，更得当任县令支持，高似孙想要县里的版图、税籍、兵籍、学碑、驿记等素材，自然不成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史安之选对了人，在编《剡录》前，高似孙的“略”系著作已出名。

再说史安之。上任伊始，他发现剡县这么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居然没有方志，觉得修志刻不容缓。史安之不愧是从四明史氏家族出来的人，懂得方志存史资治、传文承脉、立德教化的意义。想当初，做过宰相的祖父史浩，在史安之刚成年欲往明州宿儒沈焕那里求学时，写过一首《送安之往依沈叔晦师席》的诗：“吾孙年甫冠，抗志在青冥。重趼轻千里，求师为一经。功名适来去，器识是丁宁。既得贤模范，归欤喜过庭。”史浩叮嘱儿孙功名随缘，为人最重要的是器识，胸襟要开阔，目光要长远。

当了县令的史安之做事颇有格局，他上门请高似孙撰志，作为同乡，自然了解高氏家族，高似孙是其不二选择。而对祖籍在鄞、迁居于剡的高似孙来说，在地域书写上显然颇有见解，宁绍原本就界山相连、水脉相通。翻开《剡录》山水志，四明山“千冈万崖，巍与天敌”之形胜便呈现眼前，“其境接句章”“其水归鄞江”“其阴与鄞之雪窦山接”……高似孙下笔从容，如数家珍，加上仿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体，令人读志书亦能读出美的意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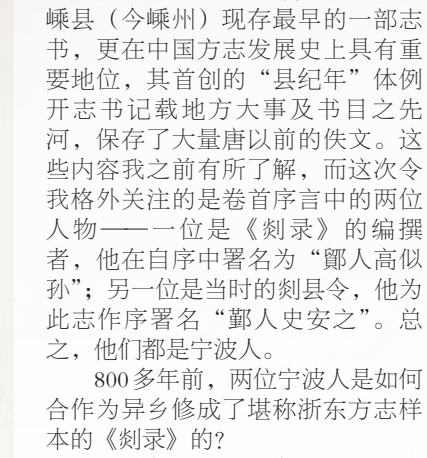
史安之在后序中简述了修史缘由：“余惧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故为《剡录》十卷。”确实如他所说，若剡地古代有志，那兴废沿革过百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史安之还写明，《剡录》“皆高氏所作，凡山川、城池、版图、官治、人杰、地灵、佛庐、仙馆、诗经、画史、草木、禽鱼，无所不载”，末句又强调“后人毋以印刊而辄废斯书”。可见史安之对雕版原典的重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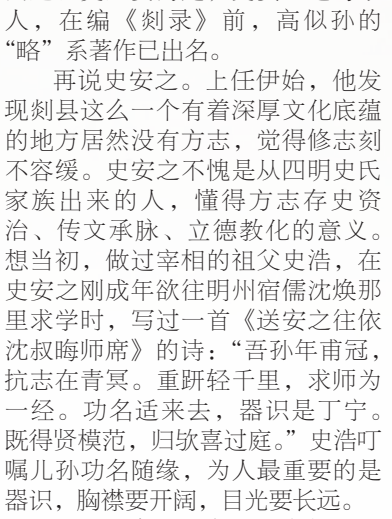
除落实修志外，史安之同时做了一系列有益文化教育的事：兴县学培养人才，将学宫从旧址迁至风景秀丽之地；于东门外重建访戴驿，那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地理坐标；并在驿南新创舣雪楼，匾题“剡川一曲”。要知道这里可是水陆分程的津埃，过往之人抬头见到的便是剡地山水之眉眼。史安之这样做，既方便了交通，又把魏晋意象落在了实处。

近代《嵊县志》中，有宋人李宿写的《邑人史公安之治绩记》一文，其中写到史安之捐俸代输与奏蠲和买的细节，颇暖人心。史安之到任第二年，核查出百姓拖欠税款，又见当地土地贫瘠、农人生活困难，他竟自掏腰包替百姓垫付。一年之后，他又上奏请求减免赋税。父老闻之，夹道欢呼，并请李宿撰写碑记，表示要“立石垂后”。

历史自有后人评说。时隔800多年，当我翻阅《剡录》时，深感敬佩，如果没有高似孙、史安之两位宁波人，也就没有这部地方志。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在介绍高似孙时，转录了陈振孙在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的评语，称高似孙为权臣韩侂胄上生日诗九首，每首皆暗用“锡”字，寓“九锡”之意，为清议所不齿。又说他在“知处州时，尤贪酷。其读书以奥僻为博，以怪涩为奇，至有甚可笑者”。

然而，这并不能掩盖《剡录》的学术价值。纪昀等人对其总的评价是：“统核全书，皆序述有法，简洁古雅，迥在后来武功诸志之上，殊不见其怪涩可笑。”反而觉得“陈振孙云云，殆不可解”。于是他们推测，大概高似孙著作多涉及魏晋以来的诗文事迹，与当时南宋道学派和江湖派风尚相违背，故遭陈振孙贬斥。


《剡录》。



非遗

四岁女儿闯庙会

洪静珍　文/摄

今年的桂花似乎比往年开得更晚一些，直到秋意渐深，空气里才慢慢浮起那层熟悉的甜香。在这样的时节，传来一个好消息：四岁的女儿二宝，入选了北仑梅山外岙造趺队，要随队前往金华永康参加第十八届浙江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暨方岩庙会。

方岩庙会，是永康方岩镇以祭祀北宋名臣胡则为核心的民俗盛会，我们外岙造趺队作为特邀队伍参与表演。“造趺”又名“肩背戏”，俗称“马嘟嘟”，由几名少年站在成人肩上，一边舞蹈，一边唱、做、念、打，常见于庙会及重大庆祝活动中。站在肩上的叫“天盘”，下面行走的叫“地盘（地伴）”。四岁的女儿，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站到了这门古老技艺的肩头。

出发前，村里特意组织排练了三个晚上。傍晚的外岙村文化礼堂灯火通明，四个被挑选出来的“天盘”小演员如约而至，乐器演奏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陆续到场。第一天的排练，是为小演员安排角色，二宝被安排出演《戏镪》里的小武士。她站在“地盘”爷爷的肩上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持一柄钢叉。那钢叉的手柄由红黄丝带缠绕而成，最前端是三叉戟的造型，中间缀着两片圆形铁片，铁片中间是一枚更小的铜环。演出时，随着小武士的手臂前后振动，铁片相击，铜环轻颤，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第一天的排练就这样轻松地结束了，目的是先让“天盘”小演员和“地盘”爷爷熟络一下，以便后续紧密配合。回家后，二宝说钢叉太重了，手酸脚也酸，不想练了。我安慰她：“你姐姐小时候圆满完成了造趺表演，你一定也可以的。”

第二天的排练增加了难度。小武士不仅需要稳稳当当地立在肩头，随着“地盘”的走位不停振动钢叉，还要配合“地盘”的前进、后退、转身等动作，保持平衡。接着，两个小武士需要手持道具依次做出刺、砍等打斗动作。和二宝演对手戏的另一个小武士吓得站立不稳，最终被临时调换。好在二宝素来胆子大，有了挑战性，她反而来了兴趣，于是顺利过关。

第三天，孩子们进行了一场完整的排练，敲锣打鼓，甚是热闹。先是表演《戏镪》的小武士上场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自演绎一遍动作。“四门”开出之后，表演《龙虎斗》的演员上场，舞台上呈现打斗状。打斗过程中，有前进、后退、跳跃，有360°转身，动作要求更高，由其他富有经验的演员来完成。

10月14日方岩庙会当天，天气晴朗，秋日的阳光和演员的心情一样热烈，孩子们早早起来去化妆。一笔一画地勾勒，细致地描眉，两个多小时后，小演员在化妆师的手下完成了变装。“皇帝”的额头呈尖尖的三角形，眉毛是白色的；“黑袍将”的眉心是红色的水滴状；女儿扮演武士，眉心上有一颗小红点。接着，孩子们换上了浅黄色的底裤、白色的衬领、黄色的虎头花纹戏服，穿上了披肩。头上先裹了黑色头纱，再戴上黑色网帽，最后戴上缀满红色绒球和珍珠的帽子。孩子们这么一装扮，像模像样，威风凛凛。

下午两点，巡演正式开始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参演队伍数量众多，有男子扮成媒婆模样的大秦鼓，还有沧州狮子、余杭竹马、临平滚灯等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令我大开眼界。

一路上，伴着响亮的器乐声，造趺的“天盘”和“地盘”融为一体，配合默契。航拍无人机、专业摄像机、单反相机、手机等轮番上阵，围观者纷纷将镜头对准了外岙造趺队。小演员站在肩头，卖力地挥舞手中的道具，成功地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。有人不敢相信地问：“是真人吗？”我们这些一路相随的家长自豪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是真人！”观看的群众竖起大拇指，并要求合影。

巡演需要先走一段路，到达表演舞台后，再把排练了很多遍的节目在舞台上呈现出来。接着，再巡演一段路程。当天下午的气温不低，“天盘”和“地盘”们一路走来，汗水湿透了演出服，但大家都挺兴奋，没有一句怨言。

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四岁的女儿站在“地盘”爷爷的肩头。她那么小，那么轻，却稳稳地立着，手里的钢叉随着鼓点振动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阳光照在她黄色的戏服上，照在她眉心那颗小红点上，也照在她微微抿紧的嘴角上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她不是在演一个武士，她就是一个勇敢的小武士。

回程的路上，她靠在车窗边，忽然说：“妈妈，下次我还想参加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
我想，所谓传承，也许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誓言。它可能只是一个孩子站在爷爷肩头，挥舞钢叉的那一刻；只是汗水顺着脸颊流下，却依然不肯放弃的那一小步；只是在她小小的心里，悄悄落下的那一粒种子。


四岁的二宝稳稳地站在“地盘”爷爷的肩头。

本报社址：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　问询电话：87688768、87682114　职业道德监督投诉电话：87654321　邮编：315042　电子信箱：nbdaily@163.com　法律顾问：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　电话：87298700
广告部：87682193　发行投递服务电话：87688768（请根据语音提示拨分机键）　地址：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　定价：每月35元　零售每份1.50元　宁波日报印务有限公司　宁波市江北区通宁路520弄209号　电话：87685581　昨日本报开印1时36分　印毕4时30分